



林野中來回的走，像破了壳蝸牛似的蠕動，緩慢而無效的蠕動。含着淚水，心在向下沈，向下沈，沈入無底深淵。

路的盡頭有一口池塘，水面似鏡，映出我憔悴的面容，愈看愈傷心。檢起一塊沒有靈性的石頭，丟進池塘，盪漾出一圈圈傷心的漣漪。人生像泡沫，我願像泡沫一般的消失，失去了她，也失去人生的意義。

上學期我還住在大學的宿舍裡，這學期因為貪圖方便，就約了要好的同學朱欣，搬出學校宿舍。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房，騎腳踏車大約十分鐘可到，環境還算安靜。

進入房間，朱欣正埋著頭看書，爲了不打擾他，我就把腳步放輕，走到窗口的一張椅子坐下。我的臉朝向著窗外，對着遠處的燈光發呆。

朱欣停止了看書，抬起頭來望着我說：「馮山，你有心事嗎？」我生性內向，不願向任何人訴苦，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回答：「沒有什麼，我不是很好嗎？」

朱欣好像看出我的心事，毫不放鬆的追問：

「有什麼心事，說出來可以舒服一點，免得藏在心中，自尋煩惱，增加痛苦。我們是好朋友，只要幫得上忙，希望能替你解決任何困難。」

朱欣講得很誠懇，我不禁長長的發出一聲嘆息。沉默了一陣，我突然開口說：「我和小梅鬧翻了！」

小梅是我的女朋友，也在我們學校念書，只不過我讀日間部，她是夜間部學生。我們倆交往已經快兩年了。起初，我們只是談談功課，交換課程方面的心得。我們的感情發展得很快，有一陣，已經到難解難分的程度了。

朱欣也知道我和小梅的事，聽我說鬧翻了，驚奇的問：「到底爲了什麼事呢？是誰的不對呢？」

我說：「這也沒有對與錯可言。愛情有了裂痕，只有分開的一條路。」

朱欣仍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說：「你們不是很幸福嗎？我一向認爲你們是情投意合，怎麼會談到分離的地步呢？」

我再度的長嘆一聲說：

「女孩子的心畢竟像船一樣，在海中漂浮不定，經不起時間與空間的考驗。暑假我在成功嶺受訓時，她結交了新的男友，也許因爲他有錢，對我却來了

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」

朱欣惋惜的說：「唉！小梅的愛情竟然受錢的影響，實是太愚蠢了，難道金錢永遠花不完嗎？我想聰明的女孩子一定不會這樣的。可是在這現實的社會裡，像小梅這種看法的女孩子也太多了。」

無意中我竟掉下了眼淚，怨恨上天待我的不公平，我爲什麼不出生於環境富裕的家庭呢？

我的哥哥沒有讀大學，我雖然進入了大學之門，却是在晚上兼了一份家教，在牛工半讀的情況之下，才完成了二年的學業。

眼淚滴滿了桌上，朱欣走過來安慰我說：「馮山，不要灰心，好的女孩多着呢？一個人的幸福是終身的。我們的前途在遠處，期待着我們，只要肯努力，一定會踏上海滿幸福的一天。」

小梅有了自己的選擇，那就不值得去思念她，把你的心收回，努力創造未來吧！

終於我明白了。頭腦突然更加清醒，心情也更加的開朗了。

小梅的心既然變了，我又何必再爲她痴心呢？涼風從窗口吹來，爲我洗去淚痕，涼風把我的心帶走。

我不要再這顆心了，因爲它已經變成了泡沫——愛情的泡沫。



馮山，不要灰心，好的女孩多着哩！